

吴蔚◎著

大汉公主

下

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吴蔚 著

大汉公主

下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汉公主：全2册 / 吴蔚著. ——北京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，2012.3
(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)
ISBN 978-7-5162-0035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1340 号

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

文案统筹 刘海涛
责任编辑 逯卫光 翟琰萍
责任印制 曲 静
发行总监 陈晗雨
责任校对 姚丽娅
装帧设计 北京厚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书 名	大汉公主 (下)
作 者	吴 蔚 / 著



出版·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电 话 010-63055259 (总编室) 63057714 (发行部)
传 真 010-63055259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32 开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
印 张 10
字 数 256 千字
版 本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62-0035-3
定 价 48.00 元 (上下册)
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 (下)

CONTENTS

第六章 众叛亲离 1

全军垂涕恸哭的场面让卫青愈发不安，他恍然明白了过来：原来就算飞将军出击匈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，却依旧是天下人心目中无可比拟的英雄。李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如何做到了这一点？

第七章 人生如寄 49

他语气虽然平静，没有绝望，没有痛苦，却自有一股壮志未酬的悲凉意味。只要一想到他将永远睡在那老公主的身边，生生世世地服侍她，纵然阳光普照，春暖花开，也禁不住不寒而栗了。

第八章 黄鹄悲歌 99

外面人进人出的忙碌的脚步声就像是一把把锤子，一下一下地打在她的胸口。憋闷沉重的气氛弥漫着四周，即使眼中没有泪水滚落，心中却也是凉得透了。时光在流逝，同时流逝的还有她的青春和思绪。

第九章 红艳沙尘 145

使者的嘴唇还在不停地张翕着，声音如蚊蚁，听起来遥远而空

洞。她只感觉自己的思绪在减退，意识在模糊，身体开始往浓重的黑暗中坠落。她想要抓住点什么，但周围什么都没有。只是不停地坠落，不停地沉沦，永无尽头……

第十章 故人长绝

217

北风陡起，如雷霆万钧般碾过大地。冬夜格外漫长，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令人胆寒的漫漫长夜。所有人都在簌簌发抖，也不知道深入骨髓的阴气是因为天气，还是因为那颗冰冻的心。凄厉的风中，隐隐约约传来胡笳的调子，仿佛人世间微弱而凄惨的哀怨声。

尾声

283

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。当年的那些旧相识，都将生命耗在那无穷的沙尘里。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。他们这些人，有太多沉痛的回忆。

《大汉公主》大事编年

295

西汉官职简表

303

大汉公主诗文辑录

309

后记——关于《大汉公主》小说

315

第六章

众叛亲离

全军垂涕恸哭的场面让卫青愈发不安，他恍然明白了过来：原来就算飞将军出击匈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，却依旧是天下人心目中无可比拟的英雄。李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如何做到了这一点？



元狩四年，大汉再次出击匈奴。皇帝刘彻对此战势在必得，因而倾尽国力——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同为主帅，各带领五万骑兵、四万随军运送行装之私人马匹和数十万步兵及转运者，分别从定襄^[1]、代郡出发，共击匈奴单于于漠北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漠北之战”。

郎中令李广亦多次请求随军出征，皇帝认为他已经年老，并不答应。李广却是非要上战场不可，甚至托堂弟李蔡说情。刘彻碍于丞相的情面，不得已准许李广出战，任命其为前将军，随大将军卫青出征。但临出发前，刘彻特意单独召见卫青，叮嘱道：“李广年老数奇，命蹇时乖，千万不要让他独当一面与单于对敌。”

卫青一军出塞后，前队哨探捕到了几名匈奴士卒，从他们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正亲自带领精兵在沙漠北面布阵。卫青决定自己亲自带领精兵与伊稚斜单于交锋，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从东路侧翼出击，策应主力军队。东路道远，而且水草极少，不利于行军。李广请求道：“臣的职务是前将军，大将军却命令臣改从东路出兵，于情理不合。况且臣自少年时代就与匈奴作战，直到今天才得到一次能与单于对敌的机会，臣愿意做前锋，和单于决一死战。”

卫青因为皇帝之前的警告，始终不同意李广的请求。另外还有一个他说不出口的原因——他的亲信好友兼救命恩人公孙敖上次出击匈奴时丢掉了侯爵的身份，此次任中将军出征，他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立功，好重新恢复侯爵的身份，所以有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，排斥在主力之外。

李广心中也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坚决要求大将军收回调令。卫青不肯答应，命长史写文书发到李广军中幕府，催促李广快点出发。李广性格内向，经历多次挫折之后，人变得愈发愤世嫉俗，此时被卫青反复催促，心中恼怒异常，既不与大将军告辞，也不做充足的准备，就愤然起程离去。

卫青一军向北行军一千多里，穿过了瀚海大漠。之前卫青、霍去病

[1] 定襄：今内蒙古和林格尔。

几战获胜，均是以轻骑突击，靠夺取匈奴粮草补给军队，这次伊稚斜单于学乖了，在汉军降将赵信的指点下，预先将全部辎重运往北方，自己亲自指挥精兵在沙漠以北严阵以待。卫青发现敌军结阵后，立即就地扎营，营外用武刚车连接环绕，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，再发出五千精锐骑兵向敌阵冲锋。

伊稚斜单于立刻派出一万骑兵迎战，双方搏斗得异常激烈。沙漠多风沙，到黄昏时分，大风陡起，飞沙走石，人难以睁开双眼，两军即使面对面也不能辨别对方。卫青遂下令汉军全面出击，分左右两翼包抄，把伊稚斜单于包围了起来。

伊稚斜单于见汉兵大队加入战团，步步紧逼，很是惶恐，急率数百精壮的骑兵，一鼓作气冲出汉兵的包围，向西北逃逸。

当时天色已黑，双方在暗黑中厮杀，各自伤亡都很惨重，居然没有人发现伊稚斜单于已经逃走。后来汉军捕捉到一名敌将，才知道单于在傍晚时刻就已经突围逃走。卫青急忙发出轻骑追赶，自己率主力大军紧随挺进。

到黎明时分，汉军追奔二百余里，没有追到伊稚斜单于，却捕斩了匈奴兵将一万九千人。

卫青一路进军到寘颜山赵信城^[1]，烧毁了匈奴的囤粮，奏凯而归。

这场会战虽未能生擒伊稚斜单于，但匈奴主力却被打散。许多匈奴人都不知道单于的死活和去向。十多天后，单于依旧下落不明，匈奴右谷蠡王遂自立为单于，凑巧伊稚斜单于率领残部回来，才没有造成更混乱的局面。

而前将军李广领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后匆匆从东路进发。因为出发仓促，负责引路的前锋哨探裴喜对地形又不熟悉，也一直没有找到向导，两军在茫茫大漠中迷失了道路，结果未能按期到达指定地点，只在大将军卫青归师途中相会。

按照军法，误期是死罪，李广只简单地谒见了卫青，也不解释为什

[1] 寘(tián)颜山赵信城：今蒙古国中戈壁省翁金河东。

么会误期，随即便回到自己军中，态度十分冷淡。卫青虽然宽厚，但毕竟是领导全军的大将军，心中很不高兴，立即派长史送干粮和酒给李广，“顺便”询问失期的原因，说是要给天子上报。李广听出长史话中隐有责难之意，更加愤怒，虎着脸拒绝回答。

长史恨恨拂袖而去后，前锋哨探裴喜来向李广请罪。李广摇头道：“这不能怪你。”深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老夫自少年从军，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从来都是有进无退。如今跟随大将军出征，有幸同单于主力交战，可是大将军一定要老夫迂回绕道东路，以致迷失道路，贻误了战机，叫老夫说什么好呢！”愤懑之情，溢于言表，显是对卫青有意调开自己满腹怨恨。

裴喜道：“其实将军本可以如期穿过沙漠的，是臣有意将大军引入了迷途。”李广一愣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裴喜道：“将军不记得小臣了么？当日在右北平郡戍军军营，我曾经当众骂过你‘老匹夫’，差点被你下狱整死。”

李广隐约记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记得你！你不是仆多的部下么？而今仆多已经封侯，是骠骑将军的得力干将，你怎么来了我军中？”裴喜笑道：“这次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来当飞将军的前锋哨探。李广，你实在是太老了，这次不杀你，我就再也没有为父复仇的机会了。”

李广道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裴喜道：“你忘了霸陵尉么？”

原来裴喜正是被李广杀死的前霸陵尉胡丰之子，他为报仇方便，隐去真姓，改为母亲姓氏。至于胡丰临死称关东大侠郭解会为他报仇也不是危言耸听，裴喜之母是著名女相士许负的孙女，而郭解则是许负的外孙。胡丰死后，裴喜决意为父亲报仇，但为郭解所阻。裴喜道：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我身为子，不能为慈父复仇，还有何颜面存世？”当即要自杀。郭解制止了他，告之道：“李将军杀你父亲的确不该，但他是国之飞将军，是匈奴人畏惧的劲敌，我们不能因私废公。只要我在世一日，你就不能向李将军复仇。”逼迫裴喜立下重誓。按郭解的想法，李广年纪远比他大，当然也会比他早逝，他这句话实际上是要约束裴喜今生不准向李广报仇。

哪知道白云苍狗，世事难料，郭解因为迁徙茂陵之事被朝廷追捕，逃亡后下落不明，民间流言说他已经死在深山中。裴喜遂决意复仇，他潜回河内故里，用钱买来高爵位，又主动替调拨到右北平郡的戍卒戍边，想以此来接近时任右北平郡太守的李广。到达军营后，才知道军规森严，行刺李广几乎不可能。凑巧李广某日到军营时与校尉仆多争吵，裴喜一怒之下挺身怒骂李广，将积蓄几年的愤恨宣泄，但也因此与仆多一起下狱。

很快李广被调回京师，路德任接任右北平郡太守，将仆多和裴喜都放了出来。裴喜意外得知李广被召回京师是因为有胡巫勇之在天子面前称其“年老数奇，命运多蹇”，与匈奴作战必不能取胜，李广接诏后气得当众呕血，最终还是不得不奉诏，郁郁返回京师后，他这才意识到报仇并不一定要用武力行刺这种方式。后来郭解被族诛，牵连极广，他因隐姓埋名反而得以保全，从此安心等待机会复仇。

裴喜一直跟随仆多，归骠骑将军霍去病节制，始终没有跟李广同时出军的机会。好不容易等到这次汉军倾巢而出，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，遂主动要求调卫青前军。他因几次跟随霍去病出塞，熟悉沙漠地形，所以担任前锋哨探一职。正好大将军卫青又坚持将李广调离主力，给了他绝好的报仇机会。汉军军法严酷，失期者死罪，只要李广未能按大将军约定的期限到达，一定会被军正判腰斩。

裴喜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这才狂笑道：“如何，我这报仇的手段可比一刀杀了你这老匹夫强多了，你就等着大将军派人来捕捉你去受审吧。”不待士卒围上，即拔出佩刀，横在颈上，仰天笑道：“父亲，孩儿终于为你复仇了。”手肘用力回拉，登时一股血箭喷出，笑声戛然而止。他抽搐了两下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众将士面面相觑，一齐望着李广。李广呆在当场，半天作声不得。白发苍颜，急痛攻心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

裴喜虽然没有用兵刃伤害李广的身体，其话语却像利刃一般刀刀戳中了他心口——裴喜说得不错，他虽然还活着，却等于已经死了。按照军法，失期当判主帅腰斩，他和手下五名校尉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。

他已经七十多岁，就算天子开恩，再次允许他用钱赎罪，然而他再也没有了上战场的可能。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战，也成了他人生的终点。

一生戎马倥偬，历历在目——文帝刘恒曾对他的英勇和胆气无比赞叹，惋惜他生不逢时，若是生在征战频繁的高帝时期，当可因战功封万户侯；景帝刘启在位，爆发吴楚七国之乱，他任骑郎将，跟随太尉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，于昌邑一战成名，声震天下。甚至连景帝同产弟梁王刘武也十分仰慕，特意派人送将军金印给他。他接受了金印，却不知犯了景帝大忌。班师回朝后，许多匈奴降将如韩颓当等都因战功封侯，唯独他没有得到景帝的任何封赏；他任边郡太守时，因频频出战，又被一力主张和亲的景帝调离前线；终于等到一心抗击匈奴的当今天子刘彻即位，满以为可以大有一番作为，皇帝却跟前朝暴君秦始皇一样，迷信方术，相信了胡巫污称自己命运不济的话，始终不肯再重用他。他当真命运不济么？他的飞将军的名号完全是靠自己一弓一箭赢来的，而不是因为姊姊当了皇后、舅舅做了将军才得以出任军中主帅。可那些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的人偏偏怎么运气那么好呢？当真是老天爷青睐他们么？大将军那般排挤他，即使没有裴喜从中捣乱，他就会立下功劳么？怕是也不能吧。

他就那么呆呆地站立在那里，不知道自己究竟站了多久，直到有士卒来禀道：“大将军派人急召将军到幕府问话。”

李广转过头去，却见手下校尉和右将军赵食其都已经被士卒缴下兵刃，押在一旁。原来卫青听长史回报李广置之不理的态度后，更加愤怒，立即派长史带兵来捕捉李广及部属审问。

李广走过去，昂然道：“校尉们没有罪，他们只是听命于老夫，是老夫自己迷失道路，我这就跟你们去大将军幕府受审对质。”

他的白发在夕阳的余晖中随风飘荡，发出闪烁不止的金色光彩，映出苍凉的英雄气概。

来到卫青幕府前，李广转身对右将军赵食其道：“我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用不着再上公堂受审。”不等赵食其回答，飞快地拔出刀来，横刀自刎。他的一生，都在渴望征战沙场、马革裹尸，就算要死，他也要死在这里。

赵食其大惊失色，忙扶住李广，连声叫道：“来人！快来人！”

卫青闻声奔出帐来，见李广横卧在血泊中，忙命人去叫军医。然而一切已经迟了，白发丹心，一代名将就此悲惨地陨落在大将军幕府前。

卫青自己亦是手足冰凉了起来，他是个柔和的人，并没有太多自己的主见，虽然出击匈奴场场得胜，那不过是严格遵照皇帝的计划办事。他知道李广为什么自杀，为什么特意在大将军幕府前自杀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。他虽然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天下人从此都会认为是他逼死了飞将军，虽然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，但这罪名于道义上太过沉重，将他心头大获全胜的喜悦冲得干干净净。

军中将士自发地聚拢在幕府，先是望着李广的尸首发呆，渐渐响起了轻轻的啜泣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终于有人失去控制，开始痛哭出声。

全军垂涕恸哭的场面让卫青愈发不安，他恍然明白了过来：原来就算飞将军出击匈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，却依旧是天下人心目中无可比拟的英雄。李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如何做到了这一点？

李广死时，其子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狼居胥山^[1]，享受胜利的喜悦。

虽然这次出战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地位相等，同任主帅，但皇帝刘彻仍然对二十一岁的霍去病显出偏爱之心，将所有汉军精锐都调到其麾下，好让他再立不世军功。霍去病所率领的部属均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精兵，带队的将领如校尉李敢、右北平太守路博德、北地都尉邢山、校尉仆多、徐自为等人，都是军中最杰出的猛将，雄心勃勃，英勇善战。而军校赵破奴、复陆支、伊即轩等人要么长期在匈奴生活，要么本身就是降汉的匈奴人，熟知地理，惯于在沙漠中行军。

霍去病一部自代郡出塞，北上行军两千多里。越过离侯山，渡过弓闾河，与匈奴左贤王主力遭遇。汉军各将分头作战，各自斩将搴旗，获得大胜。霍去病本人率领的军队战果更是辉煌，擒住了匈奴屯头王、韩

[1] 狼居胥山：今蒙古德爾山。

王等三人，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等八十三人。这次战役，总计斩掳匈奴兵约七万多名，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全军覆灭。

最终，大军在北海^[1]之上胜利会师。霍去病下令在狼居胥山主峰上筑起高坛，举行了封礼，在姑衍山旁开辟广场，举行了禅礼。全军将士同时举起火炬，庆祝战功，祭告天地，祭奠烈士，犒劳全军。场面极为壮观。

在这次著名的漠北大战中，卫青一军所到的赵信城，霍去病一军所到的狼居胥山和姑衍山，都在大沙漠北边。两路远征大军深入匈奴腹地，均获得了重大战果，取得了大汉抗击匈奴战争史上空前辉煌的胜利。匈奴受到致命打击，元气大伤，闻风丧胆。此后，匈奴长期游牧于漠北，无力南下，出现了“匈奴远遁，漠南无王庭”的局面。

然而战争终归是极其艰苦的，代价是极其巨大的。在这一次重大的战役里，汉军伤亡数万，损失马匹十一万匹，功不补患。因为缺少马匹，大汉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组建足够数量的骑兵部队。而作战军费花销巨大，消耗光了文、景两代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，财政上也出现了空前的危机。从此以后，大汉也再无力对匈奴发动大的战争。

在这次战争中，卫青虽然胜利程度不逊于外甥霍去病，但却没有增加封户，其下属军吏卒没有一人因此而封侯。传说天子刘彻亦伤痛李广之死，是有意贬抑大将军功劳。与李广同时失期的右将军赵食其下狱问罪，被军正判处死刑，刘彻准其出钱赎为庶人。

而骠骑将军霍去病则风光无限，加封食邑五千八百户，部属右北平郡太守路博德等四人被封侯，从骠侯赵破奴等二人各加封三百户，校尉李敢封关内侯，食邑二百户等，军吏卒为官，赏赐甚多。

李敢是在封侯当日得知父亲因失期畏罪自杀的消息的，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事，一路疾驰回长安，亲眼看到李广的尸首后，才跪倒在地上，捂脸痛哭了起来。他的第二任妻子梅瓶扶起他劝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还

[1] 北海：今贝加尔湖。

是早些安排大人的后事吧。”

梅瓶就是刘彻同母异父姊姊金俗的女儿，早先嫁给淮南王太子刘迁，因淮南王刘安有心谋反，太子身边不便有朝廷的人，所以令刘迁有意冷落她，逼得她自行返回京师娘家。梅瓶完全不明就里，见与丈夫复合无望，又由皇帝做主改嫁给李敢，反而因祸得福，没有卷入淮南王谋逆大案中。

李广已经七十余岁，算是汉人中的高寿者，又是死在战场上，当是死得其所。李敢只是不能接受父亲自杀而死的事实，抹一把眼泪，道：“有劳夫人多费心。”转身出堂，招手叫过跟随李广的任立政、管敢等待从，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任立政便说了前霸陵尉胡丰之子裴喜为父复仇、有意引军迷路失期之事，李敢听完半晌无言。

管敢道：“其实飞将军自杀主要还是因为……”任立政忙道：“其实就算失期判死罪，天子也会准予赎刑，主要还是因为飞将军不愿意受刀笔吏侮辱。”李敢闷不作声，好半天才道：“知道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”

几名侍从遵命退了出来。管敢道：“裴喜固然该死，可若不是大将军排挤飞将军在先，有意调我们绕远东路，裴喜就是想捣鬼也没有机会。你为何不让我将实情告诉小李将军？”任立政道：“小李将军性格火爆，你告诉他实情，是想要他拔刀去杀大将军替父报仇么？这件事，谁也不准再提。”

忽听得有人问道：“是卫青大将军害死了祖父么？”

众人惊然转过头去，却见李广九岁的孙子李陵站在院中，身边还有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，正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亲弟霍光。

任立政忙走过去假意问道：“霍郎官又是来跟我家陵公子学习箭法么？”霍光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过我才刚刚知道飞将军不幸身故，正想要进去祭拜。”任立政道：“不忙，咱们先去后院比试一番射艺如何？”

李陵却不肯罢休，问道：“大将军为何要害祖父？”任立政道：“哪有这回事？陵公子听错了，我们是在说飞将军这次出战归大将军节制。”

李陵不知道是真信了，还是心中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不再追问，

默默领着霍光进来灵堂。霍光跪在灵柩前磕了三个头，这才告辞出来。郎官五天一休假，他今日不当值，兄长大军尚未回京，便干脆来到董仲舒家，想顺路探访刘细君。

刘细君正站在门前，与一名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交谈，见霍光骑马过来，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那男子便低下头，匆匆往东去了。

霍光知道刘细君素来不出茂陵，所交往的人极其有限，不禁好奇，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刘细君低声道：“是我父王的旧部。”

既是江都王刘建的旧属，行踪又如此诡秘，那么多半是逃犯了。霍光遂不再多问，简略寒暄了几句，就此作别。

走上中街，正遇到阿兄的岳母卓文君与东方朔一道散步。东方朔扶着拐杖，行走得十分迟缓，卓文君倒也耐心陪在一旁，二人一路交谈，似乎颇为惬意。

霍光忙下马上前参拜。卓文君对女婿和女婿的弟弟都不怎么喜欢，只淡淡一点头。东方朔道：“霍君怎么一身便服，不是来茂陵公干么？”霍光对这位天下第一聪明人仰慕已久，忙道：“小子是来向李陵学习射箭的，不料想飞将军身故，遗体刚刚运回家。”

卓文君眉头一挑，道：“飞将军身故了？”不再理会霍光，忙命仆从搀扶了东方朔，转身往李广家赶去。

霍光骑马回到长安城，进来家门，院子中的红蓝花开得正盛，这是霍去病攻破河西时特意从焉支山带回来的，又亲手为妻子种植在院中，说是花开时可以淘出花瓣里面的红汁，匈奴人称为“胭脂”，专门用来美容。司马琴心也依言淘出红汁，却只当做染料使用，而今家里的楹柱都是用这种胭脂染成，别有一种天然风韵。

一名卫府的仆人刚好到来，说是今晚大将军要在府中举办家宴，特来邀请司马琴心和霍光参加。司马琴心因为丈夫军务繁忙，还没有班师回京，爱子霍嬭刚满一岁，不愿意离开孩子一步，遂只应允让霍光去参宴。

霍光有些难为情，其实说到底，他姓霍，跟姓卫的真的没有太大的干系。他跟这一大家子皇亲国戚扯上亲戚，不过是因为他跟霍去病是同

一个父亲生的，而他阿兄的母亲卫少儿，正是抛弃他父亲的女人，霍中孺至今提起来还怨恨不已。但既然阿嫂要自己去，也只得满口答应。他自跟随霍去病来到京师，虽然皇亲众多，然而大多陌生疏远，兄长为人又苛刻严厉，颇有孤苦伶仃之感。倒是司马琴心对他嘘寒问暖，令他对这位医术高明的嫂子多有亲近和依赖之感，许多话也只敢对阿嫂说。

霍光逗了两下小侄子，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阿嫂听说了飞将军的事么？”司马琴心道：“我听到仆人们议论，说是飞将军延误军期，在军前畏罪自杀了。”

霍光道：“可是我听到……听到是大将军逼死他的。”司马琴心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这话千万不能再说，知道么？你先去换衣服，准备去大将军府赴宴吧。”

霍光虽极不情愿，还是不得已换了衣裳出门。

卫青也住在北阙甲第，乘车转瞬即到。卫府谈不上宾客云集，只聚集了少数亲属。但宴席还没有开始，就被不速之客打断了——李敢排开侍从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，举拳就朝卫青脸上打来。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等到李敢第二拳出手时，堂中宾客才像油炸开了锅一般沸腾起来，叫的叫，喊的喊，嚷的嚷。数名侍从冲上来，死死抓住李敢手臂，将他强行拖了出去。

卫青一言不发，捂住脸匆匆跟了出去，片刻后又回到堂中，叮嘱道：“今晚的事，谁也不准传出去。”

他的脸颊高高肿起了一块，声音依旧平和，但因为他是大将军的身份，自有一股威严。卫青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后，最后落在了霍光身上。霍光不得不应道：“诺。”

虽然李敢出现的时间极短，但卫府上下却由此笼罩上一层沉重的阴影。虽然霍光不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，但他的脑海中却反复出现李广的身形，他仿佛看见了飞将军死不瞑目的样子，令他不由自主地心悸起来。其他人的状况未必比他好，家宴最终不欢而散。卫氏一族自然对李敢以下犯上相当不满，但当晚居然有一个令卫氏欣喜的好消息传来——皇帝

最宠爱的王寄王夫人病死了。

自王寄得宠，卫子夫便失去了皇帝的欢心。以色事君，女子年长色衰便会失宠，这原本也正常，只是众人不明白为何皇帝会对一个痴痴傻傻的女子那样迷恋。王寄恩宠最浓时，就连大将军卫青声名赫赫，也在门客甯乘的劝说下主动送黄金为王寄之母贺寿。甯乘劝道：“将军之所以功未甚多，身食万户，三子为侯，是因为姊姊是皇后。而今王夫人得幸，而其家族不显富贵，将军何不以千金为王夫人母亲祝寿？”卫青遂以五百斤黄金厚赠王寄之母。王母入宫时将此事告诉王寄，王寄又转告刘彻。刘彻召卫青问明情由后，赞叹甯乘远见，拜其为东海都尉。史称甯乘一语得官。王寄入宫不久即为皇帝生下次子刘闳，愈发得到宠爱，一度威胁到卫子夫母子的地位。而今她突然病死，意味着卫子夫的皇后和刘据的太子地位又稳固了一层。

不日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回到京师，风光无限。皇帝又特加设大司马位，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均为大司马，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相等。此后，骠骑将军宠遇日隆，连大将军也相形见绌，威势日日减退，卫青的故交、门客多离开他去投奔霍去病。

李敢殴打卫青之事并没有传开，李广下葬后不久，李敢便被皇帝拜为郎中令，接替了父亲的官职，堂而皇之步入九卿之列。大概刘彻的心中也略有不安，毕竟命卫青排斥李广的正是他本人。但李广之死远远比不上宠姬王寄病逝令他伤怀，皇帝食不香，睡不着，长久地在王寄住过的飞羽殿徘徊，形只影单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

上任右内史汲黯因忤逆皇帝已被出为外郡太守，死在任上，新任右内史义纵举荐了一个名叫少翁的男子，称其会方术，能召鬼神。刘彻如获至宝，忙命人把少翁接进宫。少翁设坛作法，灯烛辉煌，笙歌喧天，折腾了三天三夜。到了第三天午夜时分，正值月圆，刘彻坐在纱帐重帷中，忽然烛影摇晃，一片朦胧中，隐约有女子身影翩然而至，模样神态若王寄之貌。刘彻大喜过望，连忙趋前审视，可惜身影又徐徐远去。刘彻思念王寄的心思更难以排遣了，时常借酒抒情，低吟浅唱：